

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

季平子用人于亳社

昭十年秋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

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楚子用隱太子　昭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損

益是非之理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㝠㝠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爲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物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巳之間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嚚淫

怪誕之説興然後焄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刳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禽獸異類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己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適為贅爾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内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志

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馱奔雷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衛旱伐邢 僖十九年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

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怪神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僖三十二年田單之禽翔見史記陳勝之書帛見漢書陳勝傳樊崇之探符見後漢劉盆子傳皆託神怪以譎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

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托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滹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漢光武起兵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

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衞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漢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

詔曰天意欲乾封乎歸星變於輔弼漢成帝綏和二年熒惑守心時翟方進為相憂之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詔見方進責以政事不治災害日臻百姓窮困方進即日自殺歸火災於丁傅傅太后哀帝祖母也丁太后哀帝母也哀帝即位暴興尤盛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復言請發冢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庸非甯莊子乎噫甯莊子欲僥倖一

勝尚有他塗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患無術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壓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闇其理此甯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見憲貧回夭而不疑天之禍善見家語及史記親見慶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齊慶封事見襄二十八年盜跖事見莊子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見禮記雖聞

血流標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孟子盡心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政使百甯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宋公圍曹僖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繭繭焉而繅繅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

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穫穫焉而舂歷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舂一階一戺豈可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説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忘

内事外競欲收富强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正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杞小人之心而閉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

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隂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得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餧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隂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㞒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他人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他人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

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爍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强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

智國為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為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茍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茍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躋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

自量怒臂以當轍亟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强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

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也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埸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

則為桀為紂為幽為厲者亦已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已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已之尤反以畏楚為量力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强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為已成修已備則有所

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墮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宋為鹿上之盟僖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楚執宋公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伐鄭僖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楚宋戰于泓僖二十二

年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宋襄公卒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効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說之遽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為迂闊遲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

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强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

主欲屈强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盂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曽未閲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尚不能知况所謂帝王之兵

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踈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瞶者之誤評宫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

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凛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寛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所以弗擊苟推鋒而與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之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僖十九年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魯饑而不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湯大旱七年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禱于桑林之野

而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　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秦自孝公用商鞅之說變法修刑始皇用李斯之言焚書坑儒至趙高相二世復勸其嚴法刻令於是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天下咸怨陳涉一唱而秦遂以亡　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尫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爍土焦

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或取或捨徒為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為無預於天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

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大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尚書金縢）是成王冐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須句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説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墻屏視不

下於堂奥組織是供脯脩是職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盖甞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並見邶國風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並見鄘國風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黙行乎禮教風俗致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

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盖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隂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閔元年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乎

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戚其戚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衞之禍者衞人自言衞禍也未聞在衞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

也郰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没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子圉逃歸 傳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隣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問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

應者有矣間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得計矣其為人謀而忠者葢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父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為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内無所隠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逼真懇欵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人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

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巵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巵氏曾不為之反覆計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巵氏所以始欲

苟免而終不免於二釁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邮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圉懼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遁逃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

不至為子圉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巳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絶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踈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鍾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

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

[seal]

左氏博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左氏博議卷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邾敗魯于升陘 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强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

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强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强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强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為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

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强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强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曾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為君納莒拏之俘事在元年受介葛盧之朝事在二十九年謷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

走於葵丘之會事在九年周章於踐土之盟事在二十八年惴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

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已為已而以魯為已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廪不能使之奢事見孟子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

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僖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芊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通女器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𢕟見憊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𢕟焉未憊

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污簡册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别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别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罇彞

蠲其巾冪豐其服修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為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

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刖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别矣燕享之無别即男女之無别也均為無别耳始之罪不為輕而後之罪不為重始之罪不為小而後之罪不為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别其罪隱二姬之無别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

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為禮則既不知禮之為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僖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范武子請老宣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名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

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閑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已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饑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熱者得濯則止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

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有谿壑貪惏之慾爵勃炮熇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

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窘於無資氣衰力怠道窮塗絶倀倀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眞先王閑忿慾之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後世以是爲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既辱郤克范武子遽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功之

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圍宣十五年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昭五年是數事者如與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敝馬汗東馳西逐徧遶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

故得臣之慾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衛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迄至城濮之敗僖二十八年軍覆身殞為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須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郤克鞌之戰成二年雖曰幸勝然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

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臧郤克之慾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視人之慾不能救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攷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叔伯者一何悖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為是言將槩以盜賊小人待

天下耶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荅是功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晉懷公殺狐突 僖二十三年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明於觀人暗於觀已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已之難觀也人皆以已觀已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已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為之則是我為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善

見已之惡因人之惡見已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已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飄雨絏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註見後篇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釃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

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巳乎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而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

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者也德之休明冰天桂海荒區絕漠將奉琛重譯而皆来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

反已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絶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矣雖重耳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讎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懐公也

晉重耳奔狄 至 降服而囚

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

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至頭須求見

僖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狐偃及

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閎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胥郤推挽翊贊之功居多焉疇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吾獨以為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勲曽未及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蘖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翦擊其枝葉剥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欝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

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安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則終身營丘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雨露而壓以禍患之雪霜激之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憂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弛墮驕怠之氣掃除咸盡伯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宫不失舊物向非奪其安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霸之耶文公始

所以眷眷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之馬而與文公全晉四千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茍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國之勲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須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行忿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刜膭戎州之釁乎哀二年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

直之規模隆寛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勝豈非披
與須一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
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謦之力
也自披須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
彼榦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髙披須而下城濮
也文公方安其小遽奪之而使不得安於小文公方驕
其大遽謦之而使不敢驕於大奪於前而謦於後置文
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

臣之功也其本實在於文公焉文公當出亡之初不校君父之命既有君人之資矣其未安齊之前危於渭濵餓於五鹿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奪一璺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容瞬若文公先無所資二三臣者雖有斡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君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反僅成霸業而止此吾所以為文公恨也洙泗之濵席間函丈聖化天運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顏淵之才而卓爾

自見並論語或謦或咳或顧或盼或語或笑一謦之下萬慮消亡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生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蓋通萬世古今為一爐冶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晚乎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奔秦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侯享公賦詩文三年公如晉

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甯武子來聘

公賦詩 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荀林父賦詩 文七年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

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鄭伯宴公賦詩 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公享季文子賦詩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享范宣子賦詩 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

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叔孫穆子賦詩

襄十四年諸侯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高厚賦詩

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穆叔賦詩

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

此敢使魯無鳩乎

晉享季武子賦詩

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晉侯鄭伯賦詩

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

慶封賦詩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食也子展儉而壹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七子賦詩

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薳罷賦詩

襄二十七年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穆叔食慶封誦詩

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

令尹趙孟賦詩

昭元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

穆叔子皮賦詩

昭元年夏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楚子賦詩

昭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鄭六卿賦詩

昭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宋公賦詩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遺簡呻吟諷誦越宿已有遺落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況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

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退而求之則隨迫而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犧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襃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剗剔離析彫繢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

有憂之汎觀天壤之間蟲鳴於夏鳥鳴於春而匹夫匹婦懽愉勞佚悲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謡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胷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覊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蓋將舉匹夫匹婦胷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衝口而

發舉筆而成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訓詁之學至詩而盡廢是學既廢則無研索擾雜之私以累其心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詩以相命詩因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異於牝牡驪黄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

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當是時先王之經浸墜于地易降於卜筮禮墜於僣樂流於淫史病於舛雖多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過以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為能獨賦詩尚未入於陋儒之學是先王之教未經踐蹦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論之六經而又以首過庭之問也火於秦雜於漢别之以齊魯汨之以讖緯亂之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銖銖而析之寸

寸而較之豈復有詩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左氏博議卷十三

左氏博議卷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介之推不言祿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慮一掃而空心開目明頓還舊觀暑風旱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饑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雩遊不足以喻其清也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子犯之受璧顛頡魏犨之縱爇要切狼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

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桓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人之情既惡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

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竊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怨詈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逞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為此言矣人不我舉必曰此人不足附也未嘗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則必不為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為治不用我

則爲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爲賢不舉我則爲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固疑推之未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遠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母子之間真實底藴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

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已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正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

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忽遇如推者焉非不蕭然可喜也怨心内積則林麓未必非幽縶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僖二十四年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一粒之穀投倉窖歷歲月混

埃塵焦槁顇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犂之土則芃
芃覆塊無信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
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
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藏於一粒之中無久無近遇
物則必榮惡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鄭
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聚鷸冠而為
鄭伯所殺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
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風聲不相接利害不相及鄭

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鷸冠之侈第得於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鄭伯一聞鷸冠之侈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而後止何其喜怒之不類耶盖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之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於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如狐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則忘而怒之根不忘

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見及鶡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況他人耶自他人視之則雞冠未必不附於孔門（見家語）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步揺之冠飛翮之纓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江充傳）聚鶡為冠豈有可怒之實耶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晉向秀傳）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明皇）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

冠也以我之不怒笑彼之怒則過矣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根一念間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忿怒之根終不去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呼去惡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以去邪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胷中

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曰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顏已解於溱洧之濵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況父子間耶

衛禮至殺邢國子僖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

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而取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耶鍾耶敦耶鉶耶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絲髮之存矣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萬世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

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向若禮至之事偶逃左氏之紀錄其辱亦必有時而止矣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為之汗顏泚顙然至愚嘗自以為辱哉想其顯書深刻之時未必

不顧君子之紀録也以辱為榮其無愧而不知恥盖不足多責吾切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嘆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為異特書之以為笑端孰知後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抑吾有所深懼焉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能笑禮至之妄也戰國秦漢

以來為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閎麗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眩於其實未必不快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真輕重安在耶今日之游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賤之而不為游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為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為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僖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言周秦之强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盖始於婁敬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見高帝紀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勢為弱秦之形勢為强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

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迨至平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强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勢而强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强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

形勢與德夫豈二物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豐伊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兩盡其極而未嘗有所隆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是有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論也非特敬為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

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强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

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歲朘月耗至襄王之時隣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猶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曽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堙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憫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曽之

室其亦不仁甚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晉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向使為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强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遂之與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

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展喜犒齊師　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

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如楚乞師僖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楚伐宋齊僖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卿大夫平居佚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厲為何等物一旦羽檄雷動邊聲四起搶攘怵迫不知所出有能拾儀秦代厲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恨聞之晚彼非

遽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顧一時之詐也故無事則為君子有事則為小人在國則為君子在敵則為小人彼其心以謂誠信者國家閒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此何時也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諒豈當施於此耶可以為吾利雖置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為吾福雖置敵於禍勿恤也彼孰知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閒固有兩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其人也聞其名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

指其實以曉之齊孝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於柳下惠焉他人為之辭必捭闔詭辨期於誤齊而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尊周之心繼告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終告之以桓公之盛以發其圖霸之心既為魯慮之又為齊慮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驩然而和三聞霸業之

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憾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是宜還轅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厲之詐而有儀秦代厲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强晉霸越者决不出於孔子之徒也子貢見史記雖然柳下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

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齊之施反以德為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為魯款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此言非為盜跖也為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飴而為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為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飴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夔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

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王莽嘗作大誥以告諭羣下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為格言孟子曰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榦固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

悴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温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温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温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為忿戾不動一辭不移一字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是孰使之然哉氣也氣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薆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薆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

也此固先儒之所已論也然夔子言之所守則是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夔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為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言亦隨厲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之氣殆如矛戟傷人至今讀者猶為之變容況仇敵乎使夔有君子亦必以

不當祀為對然其言之所自出則異矣惟其空國無君子故蔽於私忿徒能為不當祀之對而弗暇思不當祀之由反追咎失楚讎鬼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可讎是天可讎也果如夔子之言則石厚之子可以廢碏之祀（事見隱四年）而日磾之孫蓋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事見本傳）夔之始所以不祀者曷嘗有是意耶人情固有自譽而以惡為美者矣未有自詆而以美為惡者也夔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忿甘自處於悖逆而忘其守禮

之初心忿戾之移人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怒止於楚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室及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也怒在於彼遷之於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於我是猶奪人之酖而自飲其不裂腹潰腸者幾希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奪酖者之智而已矣

左氏博議卷十四